

朝 歷
部 種 五 十 三
說 百 一

大 觀

古今說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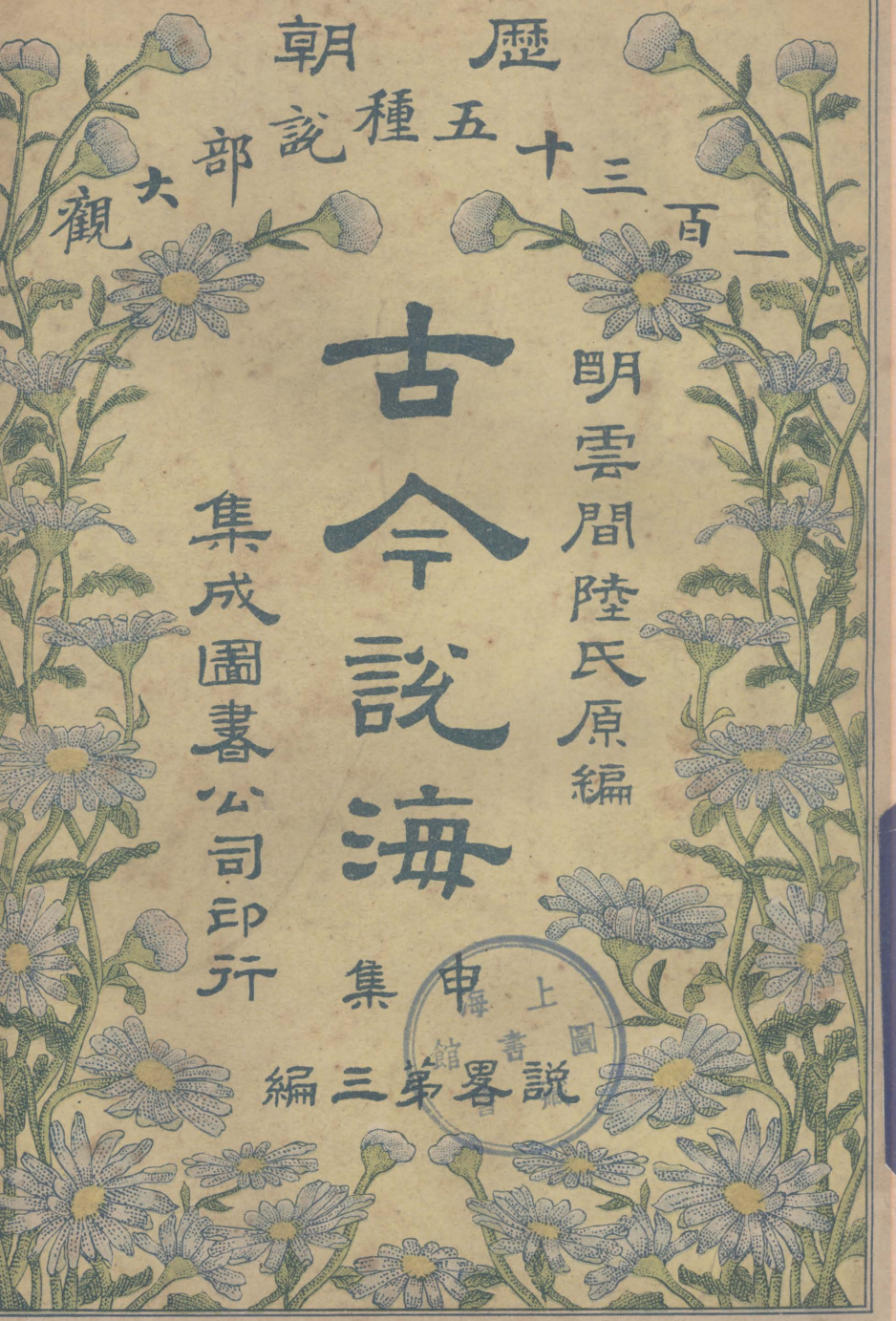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



說 署 第 三 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37B

明
雲
間
陸
氏
原
編

說
略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印

宣統元年冬季月
第二次印於上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著撰人名氏皆載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爲詳其本末如本
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
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廬陵正本六字蓋
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
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然
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首標題殆古
杭雜記爲總名而詩集爲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

古今說海

古杭雜記

說略二十一 雜記二十一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移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僖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

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間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獸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雞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宇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爲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點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歛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

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途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於宰始知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擲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略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李有撰

古杭雜記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蒙齋筆談二卷

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溶刻之稗海中厲鶚宋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溶蓋誤刻僞本又考景望乃永嘉鄭伯熊字見於陳傅良止齋集中其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諡曰文肅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疎舛也

古今說海

蒙齋筆談

說略二十一 雜記二十二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閒能襲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閒死爲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少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

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証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厯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

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劓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臥於闇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熬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乃間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

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妝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念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甯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

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賴州僧正顓世號顓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顓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鑰甚嚴問之右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顓卽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大虐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顓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顓徐

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爾未必眞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童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卽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

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困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旣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一人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闊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當有爲不止爲洞言也

宋鄭景璧撰

蒙齋筆談終

古今說海

文昌雜錄

說略二十二 雜記二十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潤圓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卽成真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鰓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鰓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鰓能治鰓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鰓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半日許入鉢乃不黏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

以名焉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螻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唼
嘒雌黃紫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
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齊
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
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
自魏晉以降參用竊制虛儀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心腹况吾台宰
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
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
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

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卽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熟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菴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熙甯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

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瀉化中有司言油衣帛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糞而浣之命尙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

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爲絰音局引急也帛爲

褶褶袷也鄭云禪爲絰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

事云趙武靈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纒嚴文

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鞞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

唱呼入殿引音橫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隍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

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隍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唐安公主諡曰莊穆蓋公主賜諡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

散滿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
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
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
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
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
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燭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
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取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籬依原辨覆兩草各處
異列同款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類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
徙根翦葉斥出臺隅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此製者雖曰新
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文昌雜錄終

古今說海

就日錄

說略二十四

雜記二十四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

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焉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

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况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餽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卽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湖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待於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湧而爲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嘯翁天隨氣而漲激潰渟往來潮順天

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關下有沙潭

徒早切

南北亘之隔礙

洪波蹙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爲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爲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論濤符於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爲用故易說卦坎爲水爲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爲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瓊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瓊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瓊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

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慍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穀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爲通議

夷堅志載眞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於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眞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爲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嶽帝城隍且嶽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尙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况嶽

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爲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爲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爲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爲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爲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爲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於掣肘或恐玷已遂爲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爲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羸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旣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僞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

初以羞澁終則願爲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就日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碧湖雜記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陶宗儀說郛載之題曰宋謝枋得撰然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未知確出枋得否也書僅八條殆亦非完本矣第一條辨蘇軾老饕賦當作老饕此據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饕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膠固說文所註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則饕餮本屬獸名獸貪食有之獸貪財無是事觀字並從食其義可推通用爲貪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第二條載僧思說及曾季狸辨五臣文選註陶潛但書甲子之譌謂按其甲子皆在宋未受禪以前其言鑿鑿可據此書乃云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逆知晉必爲宋故於二十年前先削年號以寓意其說尤

迂謬不通餘六條亦皆剿襲舊文罕逢新義

古今說海

碧湖雜記

說略二十一 雜記二十五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二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饕爲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

十年淵明白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又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徧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卽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於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京賡補成篇京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闌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眞軒內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已而至閣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令人臣縱步褻飲於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於天寶之季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爲撫州參軍淵明呼爲周掾亦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涼州羌寇反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

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爲蘭陵王邱山之戰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錢氏私志一卷

舊本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恂撰或題錢世昭撰錢曾讀書敏求記定爲錢恂其說曰恂爲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記熙甯尙主玉仙求嗣事獨詳其稱大父寶謨閣知台州回者乃冀國公諱暄字載陽以父廕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時也彭城王諱景臻字道邃冀國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稱先王俗子以爲起居舍人彥遠之筆不知彥遠乃忠遜之孫翰林學士易之子與彭城爲再從叔姪世次犁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稱所辨良是然此書末有錢世昭序謂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皆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其說得數萬言敘而集之名曰錢氏私志據此則是書固非彥遠所爲亦非盡恂所纂蓋

恂嘗記所聞見而世昭序而集之爾序稱叔父太尉則世昭恂之猶子也宋史秦魯國大長公主本傳主爲仁宗第十四女以景祐五年封慶壽卽是書中所云錢某可尙慶壽公主而通考前列秦魯國大長公主適錢景臻後列慶壽公主而不言所適則以慶壽公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分爲二人證以是書與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誤惟其以五代史吳越世家及歸田錄貶斥錢氏之嫌詆歐陽修甚力似非公論然其末自稱皆報東門之役則亦不自諱其挾怨矣

古今說海

錢氏私誌

說略二十六 雜記二十六

神廟熙甯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尙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尙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啟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尙慶壽公主曹詩可尙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

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個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卻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畫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旣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

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個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

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瑤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鑄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說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倚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

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

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魘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衆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入夜行聞井中叫云你幾個怕懷了活人我幾個幾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朶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牌爲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且做第二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卽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躡盤谷序愿不遇

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屙刺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形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個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賀正色云只爲邊

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飯是爲甚底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効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

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玉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姪迪功郎秀州嘉興尉世昭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遂昌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僞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秦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摭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爲高宗諱亦誅心之論也

古今說海

遂昌山樵雜錄

說略二十七 雜記二十七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旣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

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懵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

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月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

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懵懵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質其眞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藻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卽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

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鎗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阜燼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駭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賤剝也貲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刳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禱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攄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

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刻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謝后旣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能相人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卽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嫺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卽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

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贖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贖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啟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

齊諧志怪而略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尙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邱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一南蹄睹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邱之父問囚爲誰囚頓蹙曰

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
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
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
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
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邱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
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
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元鄭元祐撰

字德明

遂昌山樵雜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高齋漫錄一卷

宋曾慥撰慥有類說已著錄類說自序以爲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卽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談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如給舍之當服頰帶不願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遊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尠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鈔撮而成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捃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參校補入畧用時代詮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畧亦可睹矣

古今說海

高齋漫錄

說略二十八 雜記二十八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甯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卽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乳糖獅子兩個時內外已歎仰后德爲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詞云惇惇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及至乃設飯一盃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黑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爲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疴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

鳥亦有証據詩曰鴈鳩在桑其七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敍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睜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尙看兩徧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徧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

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宋曾慥纂

高齋漫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桐陰舊話一卷

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元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
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此書宋志云十卷陳振孫
書錄解題亦同續百川學海所錄乃祇此一卷其條數亦與此本同
蓋全書久佚從諸書鈔撮成編也書中所紀韓億韓綜韓絳韓繹韓
維韓縝雜事共存十條皆其家世舊聞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桐
陰舊話蓋北宋兩韓氏並盛世以桐木韓家別於魏國韓琦云

古今說海

桐陰舊話

說略二十九 雜記二十九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爲藥王云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斲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割氈爲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媼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

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

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

每聞公至書院卽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媼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

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隲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尙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厯三人第四入熙甯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醮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

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志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豬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翌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敍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桐陰舊話終

吏部尙書韓元吉无咎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霏雪錄二卷

明鐺績撰說文有鐺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鐺字卽劉字此書作鐺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績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詼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管糾之亦不免小誤又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賅於其祖不肯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

間嘗刊行有胡謐後序稱績所著尙有嵩陽稿詩律今俱未見殆已
散佚矣

古今說海

霏雪錄

說略三十 雜記三十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鴛則鴛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卽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二種佛舍利

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卽碎

出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

牧菴禮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尙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尙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稿績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

取視之乃丹書也卽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卽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簪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虔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眞官寄汝家養之旣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汲波濤之狀其

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尙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而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論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

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貰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鐘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日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僕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漚波亭供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

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畱三年後其子亦有名於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

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家雄於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鑑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之澗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卽釜也富家子弟愚騷而貪爲妄人悔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貪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於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卽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

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餽釘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餓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函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睜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卽乘輿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祕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於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甯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饋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眩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爲坎鼻女子其中扁其扉戒家人

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搖開桑弓可久挽之而穀歸而下血亟令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滅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卽云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爲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卽回二僮相視默默旣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謂笞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卽官鹺船也僮曰果官鹺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勞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

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浙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口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於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壬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

浮玉山山下於穴穴中有大水蕩瀟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沒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脊狗騰去卽向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越州馮棖襟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爪卽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畫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

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紘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墜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墜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鄆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境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

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卓核大亦可燻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狸謂之風狸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味獨勝他狸宜糟食尤佳
蟬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
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
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
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樸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鏹楮也擊殺之視樸中特楮衾耳大悔
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
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愬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
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
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
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卽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

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期而天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棲禪寺東麓爲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霏雪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園友聞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載曹溶學海類編中所錄皆宋元間事核檢其文卽
剽剗孫道易東園客談改題此名也

古今說海

東園友聞

說略三十一 雜記三十一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也

草窻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爲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虎丘盛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於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爲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悖然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爲司徒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

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甯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裏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藏中休糧方也

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爲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甯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翌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邪可往他處鳴母復畱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

以廣異聞

至正庚子七月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邱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窻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爲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箠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敘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

以仕尋僉憲浙西閱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是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甯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爲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顧德玉樵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於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屨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尙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於郡

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爲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慚毒其父死陳於郡曰弟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算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卽無賄密使置曹氏孤於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旣出卽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於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

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
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
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
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
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
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
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狗
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
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伴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嵎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
所以死矣卽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
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

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尙能讀所寫詩屨承謝端爲之立祠刻碑於死所白野秦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之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曠使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友往復其書更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日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其可乎甯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然謝服而退

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喉音有音無字字爲首先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備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備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備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備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備手備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備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備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蓄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

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強污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闕於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窻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蘄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鑿先生亦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於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

是夕李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於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於此

箕谷邵
煥識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

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譁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如己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隔於兵重爲斯文惜

寶谷邵
煥識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於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晒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冬楊璉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斲殘支

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
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眾歡諾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斷文本
爲積紉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且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下令哀陵骨雜置馬牛枯幣中造塔錢
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
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甯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其二曰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其四曰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尙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纔
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溫如溫如乃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
之華亭
夏頤

東園友聞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拊掌錄一卷

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正丙戌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爲誰說郭載此書題爲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立春日躔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爲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目之曰拊掌錄云

古今說海

拊掌錄

說略三十一 雜記三十二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哀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輾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抵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畱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均旣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甯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甯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鞞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益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畱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欄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

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襪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畱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

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奇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干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刦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

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羣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

主爲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闈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轍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星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筭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如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尙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駭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鰻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棲梧食鰻頭未畢閤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纈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寤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紙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諠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殺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成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皆輩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甯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

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愉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甯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歸謹鈔於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禩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不許複製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南京路

總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東 山西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高 山 氏
圖 贈 書
金 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37B

